

故影追思

清明征文



关注公众号预约入园祭扫

征稿启事

时光会走远,故人在心间。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“感恩怀德,慎终追远”的优良传统,给读者搭建追忆缅怀、倾诉心声的平台,泉州晚报社与宏福园联合举办“故影追思”清明征文活动。

清明,是祭奠,亦是铭记;是追思,更是传承。那些曾相伴同行的人,从未真正离开,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活在我们的记忆与时光里。当文字化作心桥,便能连接生死、跨越别离,让深藏心底的牵挂与思念,有处可寄、有情可抒。我们以笔墨为祭,以文字为念,致敬那些远行的珍贵生命,珍藏那些照亮岁月的温情与力量。

来稿可从逝者生前二三事或三两句话展开回忆,传递温暖而积极的人生启示。作品要求原创首发,内容真实、情感真挚、叙写感人,篇幅1200字左右,择优用稿。

投稿邮箱:qingyuan@qzwb.com
(邮件标题请注明“故影追思”清明征文)

投稿热线:0595-22500062
征文时间:即日起至4月5日

母亲的针线筐

□李思华

记得二十三年前,母亲病逝,含泪整理遗物时,我执意留下那个陪伴了她多年、被磨得乌黑发亮的针线筐,以寄托对母亲深深的怀念和无限的哀思。

这个针线筐是母亲的嫁妆,用细柳条编织而成,直径约四十厘米,深十五厘米。筐子看起来不大,里面却装满裁剪和缝补所需的各种工具,比如针线、剪刀、大大小小的纽扣以及不同颜色的碎布,不过它更多承载的是母亲对一家人衣着冷暖的牵挂。

我年少时家里生活拮据,六个孩子全靠父母下地干活换取粮食度日。无论是几毛钱的冰棍、糖果,还是几分钱的红头绳,对我和兄弟姐妹们来说都是“奢侈品”,更别提花布做的新衣裳,那时打着补丁的粗糙土布衣,也是家中孩子们最常穿的。不过母亲心灵手巧,拿手的就是针线活,即使是平平无奇的旧布衣,她也能用针线缝制好看的花纹做装饰,使之焕然一新。孩子们平时调皮捣蛋把衣裤磨破了,也全靠母亲夜里挑灯熬夜,一针一线将之缝补修复。

不知多少个夜晚,昏黄的煤油灯旁都会出现母亲的身影。她总是把针线筐放在腿上,认真地缝补衣物,时而放下针线,在筐里挑选适合打补丁的碎布,时而又用针尖抹一抹头发。每次缝好衣服,她还会拿剪刀修剪线头,再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,再放进我们的衣柜里,仿佛那不是打补丁的旧衣,而是珍贵的新衣。

过去晚上做完作业,我很喜欢坐在母亲身旁,帮她穿针、剪碎布

或是调亮煤油灯。有时等到夜深了,我忍不住打瞌睡,迷迷糊糊地抱怨母亲怎么还在缝衣服,她便抬手揉揉我的头,轻声说:“你明天还要上学,先去睡吧,我再缝几针就好了。”可是往往我上床睡了一觉醒来,依旧能看见昏黄灯光映衬着那个针线筐,一旁的母亲手里的针线活也没有停下,就怕天亮了我们没有干净整齐的衣服穿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每当春天来临,穿不起新衣裳,也没有漂亮头绳的大姐二姐会跑到山上采摘野花,将它们串起来当做发饰。可春天过后,野花凋零,大姐二姐又想打扮自己,只得趁母亲出门赶集,悄悄翻出她放在针线筐里的“宝贝”,那是做针线活时用来给布料划线的彩色划粉,有红、蓝、绿几种颜色,也是母亲攒了很久才凑齐的,平日里做衣服、打补丁、裁布料都得到用。姐妹们偷偷把几块划粉拿出来,小心翼翼地捣成细腻的粉末,再放进小铁锅里加少许温水慢慢熬化,接着把母亲特意留着补衣服的白净布条放进去浸泡染色,等布条晾干后,剪成细细的长条,就做成鲜亮的彩色发带。之后几天,大姐二姐戴着新发带出门,高兴得像两只翩翩飞舞的小蝴蝶,邻家女孩们见了都投来羡慕的目光。

可是纸里包不住火,很快东窗事发,母亲回家后检查针线筐,发现少了好几块划粉,又看



(CRP图)

见小铁锅里残留的彩色粉末,一下就明白了缘由。大姐见状低着头不敢吭声,二姐则吓得眼眶通红,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,还滴在脚下的针线筐中。母亲看着两个女儿既害怕又委屈的模样,心里的火气很快消了,她蹲下身,先轻轻擦去二姐的眼泪,又摸了摸大姐头上的发带,温声说:“妈不怪你们,可这划粉和布条都是过日子的东西,糟蹋了就没法给你们补衣服了,往后想要啥就说,我想办法给你们做。”

后来,母亲不在了,留下的遗物不多,可每一件都藏着她对我们沉甸甸的爱,就像那个针线筐,记录了我们与母亲共度的艰辛而美好的时光,每每看着它,我脑海里总会浮现煤油灯下母亲缝补的身影,仿佛还能听见她温柔叮嘱我们添衣的话语,还有针线穿梭布料时的细碎声响,那也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暖的牵挂,从未消散。



那些自信的人,从不介意学习优秀者的长处,也不回避反省自己的短板。



八仙桌

□廖小冬

家里的那张八仙桌,是闽南地区常见的木制四方桌,因为四边可以各坐两人,看起来犹如“八仙齐聚”,因而得名“八仙桌”。过去的农村人家,无论厅堂大小,只要空间足够,定会摆一张八仙桌,两边还要各放一把椅子,长辈们总说这样做才能让整个屋子显得稳重。

打我记事起,老厝的厅堂中也立着一张八仙桌,它的主要用处是祭祖,逢年过节,一家人都会聚在这张桌边张罗供品。小时候每次祭祖要从厨房端菜上桌,我都抢着干,只是因为个子太矮,双手压根够不着桌面,阿嬷见了便会把菜盘接过去放在桌上摆好,接着拉着我的小手,双手合十祈福。见阿嬷嘴里念念有词,我还在心里琢磨,祖先们的耳朵一定特别灵,不然怎么能听见阿嬷的心愿呢?

随着个头逐渐长高,我可以自己端着盘子够到桌面了,再后来,我还能帮阿嬷看看供品有没有摆正。在阿嬷眼里,不同时候,八仙桌摆放的位置是有讲究的,比如贺正的时候,八仙桌要挪到厅口。家里要办喜事了,就把八仙桌靠墙摆放,寓意“留住喜气”,讨个好彩头。若是做白事,八仙桌则要对着大门,意思是“让晦气通通流出去”。

后来,家里的孩子们都离开老家去外地打拼,只有清明节要祭祖时才会拖家带口回老厝相聚。一家人仍然像过去那样围着八仙桌,摆上几样供品,大人们虔诚祭拜,孩子们围在桌边嬉笑打闹。桌上的饭菜冒着热气,耳边是熟悉的乡音,那些散落各地的牵挂与思念,也就这样在一方桌前重新聚拢,满是团圆的暖意。

每次回去,父亲一进屋放下行李,便马不停蹄地拿抹布将那张八仙桌擦拭干净,擦完还要用手扶着桌沿轻轻晃几下,检查桌腿是否稳固。去年擦完桌子,父亲发现八仙桌有些摇摇欲坠了,便让我网购了一些压片钉和托门钉,打算把榫卯的地方挨个加固。弟弟看见父亲忙活不停,随口说:“这桌子太老了,要不要换张新的?”父亲听了直摇头,说这张桌子的“年纪”比他都大,是他从小看到大的老物件,可不能随意丢掉。加固完桌腿,父亲还满意地点点头,嘴里念叨着:“挺稳的,又能继续用了。”

是啊,这简简单单的四条腿,撑着一方桌面,也撑着一家人一年四季的平安顺遂,不大的八仙桌见证了我们一家人几十年的祈福,陪着我们走过岁岁年年,别说是父亲,连我都舍不得将它换掉。

如今,不少茶庄、餐厅,都喜欢在店里摆些老物件,当中就有八仙桌。往这些老式桌子旁一坐,喝茶也好,吃饭也罢,感觉连时光都好慢了下来。时间像流水,带走了一桩桩往事,却带不走藏在物件里的旧情思。一张八仙桌,装着一代人的回忆,也守着一个家,一次又一次的团圆。



不用打折

结账时,顾客问老板有没有折扣,老板说:“有‘满100减20’的活动,你买的东西总共85元,再加15元就能打折了。”顾客听完想了想,接着把袋子里一瓶5元的饮料拿出来,回答说:“就买80元吧,也算打折了。”

投票

甲:“我家最近决定大小事都采取投票方式。”
乙:“为什么?之前不是你和你太太猜拳决定吗?”
甲:“因为我太太怀孕了,算两票,这样她投票总能赢过我。”

拍照留存

妹妹刚出手术室,面无人色,气若游丝,姐姐问她:“需要点什么吗?”妹妹回答说:“帮我拍几张照片吧。”姐姐不解地问:“你这样还拍什么照啊?”妹妹又说:“拍吧,留着以后请病假用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田垄上的期待

□黄种吉

未必饱腹。秋桂叔却不这么认为,在他眼里,每一寸田垄都藏着生机,于是他选了离家承包田最近、水源最充沛的一段做秧田,挑秧时能少走几步山路,省几分力气,这也是农家人常年耕作,慢慢琢磨出来的实在门道。

今年春耕开始,秋桂叔早早就牵着耕牛下地干活了。犁铧翻起湿润的泥土,土还一块块摊开,紧接着又被耙碎,他的吆喝声不高,牛却听得懂,走得稳稳当当。直到日头渐渐升高,翻好的田地泛着温润的褐色,秋桂叔才会放牛去吃草,自己则在田埂上坐着歇会儿。

秧田备妥,等待撒种的空当,秋桂叔也喜欢再去看看空荡荡的田垄。他常说这是忙里偷闲,顺便畅想之后丰收的场面。有时他也会回忆父辈撒种时的模样:腰微微弯着,手一扬,种子散开,随即落在秧垄上,不时溅起细细的涟漪,再覆上一层塑料薄膜。秋桂叔说自己年少时跟着长辈下田,每次赤着脚踩进泥里,凉意从脚底蹿上来,痒痒的,惹得他咯咯地笑。那些细碎的记忆,后来也一点一点融进了这方山田里。

撒种的日子到了,秋桂叔一大早就捧着谷种去秧田,然后腰腹微躬,用手捻起一把谷种轻扬,让它们均匀铺在湿润的土面上。种子撒完一段,他还要俯下身,拿竹耙刨土,将谷种浅埋入半指深的泥中,最后再按照父辈教的方法,往地上盖一层塑料薄膜,再用泥土把薄的边缘压实,如此一来,不仅能挡风,也可以防止鸟儿啄食种子。

春分过后,谷种会“生翅”,这也是土地苏醒的信号,过些时日,土里就会冒出蛇齿般的嫩芽,一排挨着一排,慢慢舒展成小小的青叶,看着就有精气神。那天回家路上碰见秋桂叔,问起今年的收成,他搓了搓手上的泥,笑着说:“只管好好种,土地不会亏待人,春种忙完了,就等着秧苗长大。”

像秋桂叔这样的闽南农人,守着祖辈传下的山田,循着节气踏踏实实耕作,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把日子都揉进了田间地头。他们不懂什么大道理,只认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,日复一日,在一方田地里,重复着代代相传的春耕农事,平淡又安稳地过着日子。

晖中邂逅了一株从沙砾里钻出来的骆驼刺花。

正如古人说的“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”,我们总习惯追赶时间,以为春天必须看柳、夏天必须赏荷,却忘了万物自有其时,不必事事都赶在规定的时刻。不如就像花一样,按自己的节奏生长,按自己的时间绽放,也像赏花的人一样,不慌不忙,在花开的时候好好欣赏,在花未开的时候耐心等待。毕竟美好的时光,从来不是赶出来的,而是等出来的,比如等一朵花绽放,等一阵风拂过,等一个人到来,等自己慢慢成为想要的模样。



美文热读

递出最真诚的接纳与在乎。生活中,我们会对家人、朋友说“好的”,面对同事的求助、邻里的托付,也常常脱口而出这两个字,而每当听到别人对自己说“好的”,也会觉得心里有一阵暖意袭来,像是有人轻轻为自己披了一件衣裳在肩上,踏实又安心。

原来最动人的温情,往往就藏在最平常的话语里,一句简单的“好的”,承载着牵挂、陪伴与责任,串联起生活里无数温柔的瞬间,让平凡的日子多了许多甜与暖。



幸福讲议

立夏准能开花。谁知这花不按时节开花,第一年雨水充足,四月初就冒出花苞,隔年春天雨水少,等到了六月,它才在烈日里盛开第一朵花。为此,我曾蹲在花盆前抱怨月季“不按常理出牌”,母亲却笑着说:“花有花的性子,你急它不急,等它想开了,自然会开给你看。”

如今再看花开,我反倒多了几分从容,春日里遇见早开的桃花,就停下来闻闻花香,到了秋日,撞见晚开的桂花,便放慢脚步倾听风声。既不执着于既定的花期,也不强求恰好的相逢。想来花开如此,际遇亦是如此,我们也不必为错过既定风景而遗憾,因为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柔,往往藏着更深的欢喜,而那些计划之外的遇见,有时才是旅途中最珍贵的惊喜。如同当年去大理的洱海边,我本是打算欣赏日出,没想到在清晨的薄雾里遇见了一朵刚绽放的睡莲。而在敦煌的沙漠里错过了落日美景,却在余

季,说到了

花开何时看何时

□杨丽丽



(CRP图)

闽南的仲春,来得不声不响,院角那几株桃树,残红尚挂枝头,风一过,便簌簌飘落。屋后的田埂上翻出的新泥,踩上去柔软湿润,印痕一深,便有水汩汩渗出。

这个时节,邻居秋桂叔吃过早饭,便会赶紧出门了,他肩上的岸刀与手中的钺

子随着步伐轻晃,转眼就到了那方依山势铺开的狭长丘陵山田。入春后,秋桂叔就将田岸修得干干净净,杂草根须悉数掘出,抛至远处晾晒。趁最近没有下雨,他又把晒干的草屑收集起来平铺在田中,点燃后烧成草灰,既能杀虫卵,还可以充当有机肥料,可谓是一举多得。这样的春耕活计,对秋桂叔来说,早已烂熟于心。

老家山田如斜挂的布带,窄处不过丈余,长却足有里许。村里的老人们常念叨说:“尺二田,丈二壁,山高路矿尾,刹鸟交刺蠓蛾。有通做,无通食。”意思是感叹田瘦路远,忙活一年

人间的节气更迭,只凭自己的“心意”舒展,如果你愿意等待,就能看见它最美的样子。

还有一次去旅行,原计划是去赏枫叶,怎料在山脚下的巷子里,意外发现了一丛开得正盛的茉莉。彼时其他地方的茉莉花早凋谢了,唯有这丛白花开在青瓦白墙间,清新的香气扑鼻而来,顿时让人挪不开脚步。循着花香走进老房子,听住在那里的老奶奶说,这茉莉是她老伴生前种的,每年都开得晚。我不再急着上山,反而坐下来听老奶奶念叨往事,忽然觉得比起漫山红艳的壮阔,这一缕迟来的花香与一段温柔的旧事,更能熨帖人心,也更值得细细珍藏。

想起那年临近清明节,母亲在院子里种下一株月季,说到了

好的

□周恒祥

这天刷朋友圈,看见好友写下自己照顾老父亲的情景:“清晨六点半,闹钟还没响,隔壁房间传来父亲的咳嗽声,我知道他醒了,正等着我起床给他量血压。我立马翻身,朝门外应了一声:‘好的,这就来。’这几个字从卧室的门缝里挤出去,飘飘地落在父亲的耳朵里,他便能安心地继续躺着等我了。”

读完这段文字,我不禁心生感慨,“好的”是一个多么寻常的词,有时我们甚至会忽略了它的存在。可细细想来,这两个字里,其实藏着许多特别又暖心的含义。就像前几日,我临出门时,妻子忽然提了一句:“下班记得买盒草莓回来。”我随口回答道:“好的。”等出门后,我才想起昨天也答应过要买草莓回家,结果工作一忙,转头就把这事抛在脑后,于是赶紧掏出手机设置了提醒闹铃。傍晚时分,我拎着一盒草莓进门,妻子接过后脸上露出开心的

笑,那一笑好似让寻常的黄昏都亮了起来,想想或许这就是“好的”的魔力:它让对方的心落了地,知道自己被记挂着,被在乎着。说“好的”的人,心里装着另一个人;听“好的”的人,从这两个字里尝到了被在意的甜。我当下还不由得感叹,“好的”原来是一个让人愉悦的词语。

不久前辅导女儿写作业,她忽然怯生生地说:“爸爸,这道题我不会。”我立马凑过去说:“好的,我看看。”余光瞥见女儿紧皱的眉头立刻舒展开,原本紧绷的小肩膀也慢慢放松下来,眼神里的慌张变成了期待。一句简单的回应,没想到一声“好的”,可以瞬间驱散孩子心里的慌张与不安,就像一把钥匙,让我打开了通往她小小世界的那扇门,让我更懂她学习时的困惑与无助。一句简单的回应,是安抚孩子的不安,给她稳稳的依靠,又可以让孩子间的距离悄悄拉近,这也是我未曾想到的。